

唐紹儀之三信念

老篠一

唐少川（紹儀）先生，幼年留學美國，僅畢業中學，而天才絕人，清光緒末年，官京朝時，總攬外交交通關稅諸要政，日不暇給，然其生活極紀律化。每日黎明起床，披衣靜坐，將當日應辦事項，逐一構思，某也如何應付，某也如何措置，約逾一小時，各有歸宿。始離座入浴，進早點，赴各衙署倣直。遇所承辦之事，即本晨間構思所得者，以治

之。苟扞格不通，或窒礙難行，即又擱置之勿問。日入放衙歸邸，廣集賓朋，恣情娛樂，不談官事。宵未午就寢，翌晨早起如常，舉昨云扞格或窒礙者，重複構思，又有所得，又乘之以治去，如是者日以爲恒，此中年生活及治事之大概也。

唐出身美校，沉醉美化又至深。平時理想的救國主義，其自信者有三。

第一，國之貧弱，由於專制，民無主權，故痛不相關。苟易共和，主權在民，國無不富強之

理。

第二，共和必須效法美之總統制。且必須得雄材大略如袁世凱者爲總統。

第三，袁世凱爲總統，又必須容納國民黨，以求能比較的接近民權。

以上爲其一貫之主義也。故辛亥南下議和之際，明知中山西來，祇有精神，毫無實力，而必爲之鋪張揚厲，謂其携欸若干，携械若干，不惜以里巷譚言，形諸章牘，威嚇孤兒寡婦。梁燕孫先生，嘗爲余言，渠承乏郵傳大臣

日，隆裕后召對十六次，十五次皆哭，其末一次，謂據唐紹儀電奏，革命勢力，如此雄厚，何能支持，近年親貴，雖多不法，賈怨於民，然我母子，未嘗爲惡，今百姓既不諒我等，我等只可引退，即命擬遜位詔，言下痛哭，其實情如此。然則唐氏之捭造民國，其功豈在革命黨下耶。於是唐之第一目的已達矣。

共和既建，中山入踞南京，自爲總統，唐又多方運用策略，努力助袁，務使孫遜位讓袁而後已。於是唐之第二目的又達矣。

袁爲總統，唐自爲總理，初謂其志必得大行。不意袁氏食言

而肥，漫假玩弄孫黃（克強），漫假疏遠國民黨，甚至有密謀解散國民黨消息。唐洞燭幾先，知第三目的萬不能達，於是拂衣而去，自此不入都門，不問國事。迹其進退出處，確有歐美大政治家風度，非時流所可幾及。至其理想的三大主意是非切當，斯又另一問題也。

唐下野後，寓公海上，酒色徵逐，樂游無度，不數年間精力就衰。民八九返粵，爲七總裁之時，情同伴食，已無足稱。近年任中山模範縣長，爲左右近習包圍，聲名狼籍，尤無可恕。夫歐美日本大政治家，五十以後，

方爲中年，發皇蹈厲。七十以後，未爲衰老，仍多從政，聞唐氏今年僅七十有五。其五十以前，生活紀律化，精神如此闐足。五十以後，漸形頹放，立見昏曠，前後判若兩人，殊堪太息。昔曾文正公嘗言：「精神愈用而愈出，良有以也。抑吾尤有說，人生靈粹社會不過三四十年，中國人多早達，用世早，故收束亦早，（不死亦衰頹不能任事）外國人三十前後，始離學校，投身社會，用世較遲，故收束亦遲，斯說或不爲無據歟。」

